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五代史王建陳州項城人蜀檮杌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州鄢城人後徙居項城五國故事世爲餅師爲人隆眉廣顙狀皃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冊府元龜蜀王建字光圖隆眉廣顙龍睛虎視嘗於武當山遇僧處常謂建曰子骨相甚奇何不從軍自求豹變而乃區區爲盜掇賊之號北夢瑣言僧處宏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微時販鹺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宏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宏

擁門徒入蜀爲搆精舍以安之卽宏覺禪院也江西鍾
傳微時亦以販鹺爲事遇上藍和尚敎其作賊而尅洪
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 蜀檮
杌隆眉廣顙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
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宏謂曰子 後爲忠
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
武軍卒稍遷隊將 五代史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
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
得補軍候 冊府元龜蜀王建機畧拳勇出于流輩從
蜀檮杌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
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
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候 五代史補王建
在許下時尤不遑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
馮涓爲從事涓好詼諧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
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
衆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
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
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黃巢陷長
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

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宏爲節度使晏宏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

五代史廣明中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宏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叢棄城而去晏宏因自爲留後建等爲屬郡刺史不令之任

已而晏宏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

九國志晉暉許州人父和爲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爲頭營十將從鹿晏宏迎駕至山南晏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晏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

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爲勤王之舉不爾爲晏宏所累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爲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然之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爲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爲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都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慮其彊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聚一歲之中凡歷數郡蓋欲寵之也建因梓州遂往會焉建以暉爲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爲涪州守以暉制銜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逋竄剗除蠹獘州民愛之罷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噱爲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學執干戈者惟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爲王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

韓建　張造

九國志張造長社人父公素齊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及晏宏據褒中心無同志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兵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

軍及再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閬中以造爲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衆皆感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建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爲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予彥昭爲感德都知兵馬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於後忠勇之節出卿一門矣

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

五代史俄而晏宏正授節施恐部下謀已多行忍虐詠是部衆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宏益猜二建偽待之厚引入臥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爲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即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　北夢瑣言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主建爲禁軍都頭與其儕于僧院賭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駭之

他日霸蜀土於上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舊事此僧具以假子事具對建大悅厚賜之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

北夢瑣言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一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一廻顧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勉其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悲濬得藥奉親所疾差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王氏見聞錄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己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詰崔言事曰方今中原板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隳一木措之可乎客曰不然所云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齎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

斷其山岡鑿其泉源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吻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劒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劒及黃腰未逾劒利閬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衞光啟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五代史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遙領刺史　通鑑攷異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啟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爲清道斬斫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蜀檮杌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

神策軍光啟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驛而邠寧李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　賜以金劵　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北夢瑣言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常致書于許昌爲其兄軍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爾勒會妖人窺此聲勢乃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紫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問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人等乃悉擒縛而俟命穎川得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由閹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始爲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又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

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
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卽自有平
生酒徒五人狎昵進萊一盤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
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巵酒拒而不
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汙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
王兒乃爲蘢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
恕之其寬裕卒皆此類　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通鑑攷異張彭者舊傳曰大駕廣明
二年春　孟到蜀叟嘗拔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啟承
旨似先大夫爲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
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礙一足跣一足偃臥
磻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啟軍容行不得
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
雖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
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
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宏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
大恐就御寢問識臣否帝目瞻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
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
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
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　楊復

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

五代史光啟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不附己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己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集溪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而去建擄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

蜀檮杌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己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

清異錄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名以自犯者爲不祥至孟氏時猶有能道其略者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遂巡鎗曰看二斧曰鐵餓麼甲曰千斤使弓曰潘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響八旗曰愁眉錦鐵蒺藜曰冷尖

蜀鑑唐僖宗光啟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

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蜀檮杌十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於成都慮建與東川顧彥朗膠固爲患顧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東川顧彥朗北夢瑣言唐蔡荆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院宅市買荆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荆俄亦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增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

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蕘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

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卽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

五代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使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于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它腸作賊山南窘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卽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彥朗曰監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成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卽之梓州見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卽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遽修城守之 蜀檮杌敬瑄參謀李乂謂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

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蜀鑑王建攻成都不克退保漢州西川陳敬瑄懼王建與東川顧彥朗合謀圖己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令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于綿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又學射山在成都蠶北屬新繁縣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

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
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五代史建怒遂
攘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若何爲者而犯我
疆理建州軍吏報曰閬州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
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改轅而東而北省太
師反爲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閒謂我何心故也使我
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啟三年据次旬建
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復保漢
州月餘大剽蜀土進兵彭[illegible]百道攻之敬瑄出兵來援
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被其毒民不敢聊生建軍勢
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彥朗亦懼侵已昭宗即位
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代敬瑄徙鎮乃拜宰臣
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彥朗
楊守亮討之北夢瑣言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
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
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

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
於僧徹相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
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
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通鑑考異張彭耆舊傳
曰光啟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
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元
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間朝廷降旨三軍百
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
耳時有微雨臥躡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
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尚差親信於人衆中探使
有何言既聞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
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頻閱隊十月探知朝廷除
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
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
攻諸州所在出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來交代
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
欲遮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
人排於城外北向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
下於城北街去來鬭數合已時川軍破一時築過橋隄
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

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昭鄧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戸口逃竄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柰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五代史時昭度以建爲牙內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還洛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兵戎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覲與主

上盡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于行府門外擒昭度親吏駱而食之建徐啟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至于是耳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　蜀檮杌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權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於邛州以建爲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於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之心冀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荼頭保祿臠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　蜀鑑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請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憤藩鎮跋扈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以韋昭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陽

安仁費斯勳等擁衆兵自保皆附於建以王建爲永平
軍節度使治邛州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
使削奪陳敬瑄官爵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
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大順二年詔顧彥朗王
建罷兵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周庠勸建請韋公還
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從之縶其親吏昭度大懼以
印節授建即日東還　北夢瑣言曰陳敬瑄據成都府
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
主時爲草賊剽掠諸縣乃擁手下兵投掌武署爲衙內
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
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
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
陣慮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
都頭有唇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
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
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捉掌武親吏臠別
駕名志者而啖之由是懼罹其禍遂托疾以　西川
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又韋
昭度爲蜀帥顧彥暉爲副王先主爲都指揮使三府各
署幕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從髡

鬖行瞭黲面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主皃肅顧公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咎左右以此爲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鄭城輕蕭漆寮皆害之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劒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勍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

城軍士剽略剠殺百人而後止

五代史纔出劍門建即嚴兵守門不納東師月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以知開有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以兵柄之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改圖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歎如何曰父子之義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既此推心一切如舊翌日敬瑄啟閤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表陳其事　蜀鑑建送之出劍門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一百五十里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田令孜以印節詔建陳敬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　蜀檮杌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賀曰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陳其事　北夢瑣言僞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

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一百輩人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西川號爲錦花城一旦收尅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翼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鬬出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郎不得恣横我適來差張勍作斬斫馬步使責辦於渠汝輩不得輒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却非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歛然張勍胸上打人堆疊通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化也　有九國志張勍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勍義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候之要著太乙元精祕訣歌七十一首以獻僖宗竒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閬中破德陽寨斬王彦儔時建屢爲山行章所困勍每臨陣拔槊大蒙輪殺十餘人敵爲之稍却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勍爲諸都斬斫使兼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勍既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人悉鞭其胷死者相藉中外帖然　建遷敬瑄于雅不敢偶語建即位歷眉卭二州刺史卒

州使人殺之南楚新聞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爲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于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嘗爲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藍褸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劾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爲牧守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

復以令孜爲監軍既而亦殺之通鑑王建屢請殺陳敬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轂中涓宿之孫也　蜀檮杌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遣殺於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

蜀鑑從敬瑄居新津以縣租賦給之大順二年王建殺
陳敬瑄田令孜建請于朝不許遂殺之・名畫錄王常重
允者棨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
寫御容於大聖慈寺其時隨駕寫貌待盡皆操筆不體
天府主陳太師敬瑄遂表進重允御容一寫而成內外
官屬無不歎駭謂為僧繇之後身矣宣令中和院上壁
及寫隨駕文武臣僚真殿上御容前寫西川節度副大
使指揮諸道兵馬兼供軍使太師中書令成都尹潁川
郡王陳敬瑄義成軍節度使中書令王鐸門下侍中韋
昭度檢校司徒守太子太保鄭畋檢校司徒鄭延林翰
林學士承旨守兵部尚書樂朋龜翰林學士守禮部尚
書杜讓能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崔凝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沈仁偉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侯翮尚書左僕射裴璩
禮部尚書兼太常禮儀使牛叢左散騎常侍楊堪右散
騎常侍柳涉右散騎鄭頊左諫議大夫李紹鐇右諫議
大夫蕭說尚書左丞知朝中御史中丞盧澤給事中李
輝給事中宋旦中書舍人鄭欣比部郎中知制誥蘇循
尚書右丞判戶部張禕尚書吏部侍郎張讀尚書刑部
侍郎充集賢殿學士李燠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歸仁
澤行在十軍司馬工部侍郎判度支秦韜王御容後寫

左神策軍觀軍容使護軍中尉田令孜右神策護軍中尉觀軍容使西門思恭內飛龍使知內侍省楊復恭內樞密使田匡禮內樞密使李順融宣徽南院使劉景宣徽北院使田獻珠左衛大將軍石守悰左金吾大將軍劉巨容行在諸軍馬步都虞侯趙及諸司使副一百餘員尋授駕前翰林待詔賜緋魚袋自駕歸京韋相國昭度授西川節制陳太師與監護田軍容令孜拒命據城王蜀先主時爲行軍司馬重圍三年陳太師田軍容以城降既克下王先主拜僖宗御容於時繪壁百寮咸在唯不見陳太師田軍容眞因問二公何無寫貌寺僧對曰拒扞王師近方塗抹先主曰某豈與丹青爲參商遽命重寫常待詔曰不必援豪乃援皁莢水洗之而風姿宛然先主嘉賞賜以金帛常公自言我畫爛梁摧之外雨淋水洗終無剝落者矣衆歎所謂前無去者後無繼者

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五代史明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入國

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于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建雄猜多機略意嘗難測既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彥朗婚姻之舊未果行　蜀鑑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緜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　九國志李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有功遷爲列校建起閬中簡爲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犀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整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馬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爲前鋒晉原守任從誨領步騎二萬銜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爲兩翼潛

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諭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部將李蕘率兵焚繁維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斬蕘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爲邛州刺史卒於治所又王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爲將宗滌膂力驍果以輕財好施爲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爲小校建入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成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爲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遏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衆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刺史爲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盛張旗幟偏諸山谷昭疑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振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衆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嶽遇於元武宗滌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斬顧彥暉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滌爲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

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覲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興崔允叶通盡誅中官更相引兵輦轂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於建建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逐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搆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漫天寨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爲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奪官爵流於松州既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端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既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畫紅樓建名以宗滌得軍情復有是讖故誅之人稱其寃　成都古今記紅樓先主所建綵繪華侈初穎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王名宗滌至是造紅樓城中人相率來觀曰看畫紅樓先主以爲應華洪之讖乃誅之　通鑑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

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酣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注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營涕泣謂其有勇略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爲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自彥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緜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九國志王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世爲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爲部將

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啟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
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閬中賜姓名討
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逆戰宗侃
擊破之瑄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
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浣寨綿州刺史
常厚奪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
厚奔綿谷奏授宗侃雅州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
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
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
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鐬等三將同破岐軍斬
彥琛行襲位封侃爲魏王卒年六
十六子承肇入洛爲行軍司馬　宗阮等出峽取渝瀘
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
莊　浣花集過樊川舊居自注云時在華州駕前奉使入
蜀作　唐詩紀事韋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
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階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
莊乃諱之時號爲秦婦吟秀才又有帝子夢魂烟水濶
謝公詩思碧雲低最爲警策至若閒臥云云誰知閒臥
意非病亦非眠又手從雕扇落頭任漉巾偏識者知其

不祥後誦子美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 宣諭兩
月色新吟諷不輟俄卒於花林坊葬於白沙
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鄭王爲
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
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北夢瑣言東川顧彥
朗以蔡叔向爲副使感微時之恩雖爲戎倅而嘗加敬
其弟以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備給
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昭度收復蜀城
以彥暉爲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官同謁掌武而
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彥暉襲兄
位爾後爲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溫衛等斃焉先是兄
蔡叔向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膂與所辟朝士優遊鐏
俎不相侔矣小顧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主因其隙
宣言以間之且曰拈却蔡巾丞看爾得否由是叔向辭
職閒居王乃舉軍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嘗謂人
曰二顧雖位尊方鎮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喻之或
曰二顧自天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迭據

大顧相堯遺命焚骸歸葬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彥
狼狽之日送終之禮又闕焉即朱氏言於斯驗矣
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
指其所佩寶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
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
滌爲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爲節度使王氏見聞錄有沈尚書失其名
常爲秦帥親吏其妻狠戾而不謹又妬忌沈常如在狴
牢之中後因閒退挈其妻孥寄於鳳州自往東川遊索
意是與怨偶永絕矣華洪鎮東蜀與沈有布衣之舊呼
爲兄既至郊迎執手敘其契闊待之如親兄遂特創一
第僕馬金帛器玩無有闕者送姬僕十餘輩斷不令歸
北沈亦微訴其事無心還家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
鳳州自至東蜀沈聞之大懼遂白於主人及遣人却之
其妻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願以偕老
不日而至其初至頗亦柔和涉旬之後前行復作諸姬
婢僕悉鞭箠星散良人頭面皆挐擘破損華洪聞之召

沈謂之曰欲爲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句日後又作
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劒幸出帷房
刃于階下棄屍於潼江然後報沈沈閒之不勝驚悸遂
至失神其尸往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
流水日復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繫石縋之沈亦
不逾句日魂怨偶爲仇也悲哉沈之宿有讐
乎

于是并有兩川之地

五代史會彥朗卒弟彥暉代爲
梓帥交情稍怠李茂貞乘其有
問密構彥暉因與茂貞連盟關征疆吏之問與蜀人得
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于鳳翔李茂貞出
師援之建卽圍解自是泰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
軍敗岐梓之兵于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
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
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乘虛掩襲梓州據彥暉置于
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
蜀鑑景德元年王
建圖彭州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圖彭踰年
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
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
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
朝命今陳田己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

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向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此者今諸寨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會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俟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服於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日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戒諸寨淘虜三乞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便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罷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歸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取興元楊守亮奔閬州宦者楊復恭奔興元與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命茂貞討之遂取興元守亮等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地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乾寧元年王建克

彭州殺楊晟建克彭州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昔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晟今有廟在彭州後圃乾寧三年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更名宗播荆南節度成汭遣存泝江略地以存爲萬州刺史存遂降於建乾寧四年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攻瀘州取之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宗厚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通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元武顧彥暉代其兄彥朗爲節度使楊守亮嘗攻之求救於王建建嘗遣華洪救彥暉因而執之彥暉覺其謀至是彭州既平建乃謀東川元武令中江縣鳳翔將李繼昭救東川留偏將守綿門王宗播擊擒之王建自將攻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朝廷遣使和解兩川遇建於張把寨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建與彥暉五十餘戰遂圍梓州用蜀州刺史周德權策遣使諭以外撫救援彥暉勢益孤知遂州侯紹知合州王仁威鳳翔將李繼溥皆以援兵降於王建建攻益急彥暉自殺城兵尚七萬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彥暉

兄弟有廟在潼州府子城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西川兵至利州李繼忠奔鎮奔鳳翔王建以王宗偉守州之王建取興元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戍三泉以拒之王宗播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西寨王宗綰破馬盤寨王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遂殺之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三泉今大安軍金牛黑水西縣褒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王建取洋州興州李思敬是以洋州降於建建攻拔興州以王宗浩爲興州刺史

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册府元龜初汴將劉知俊奔鳳翔李茂貞以爲大將稍侵建之興鳳皆沒焉

玉堂閒話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値岐兵急攻州城且絕其水路城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告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美泉言訖而去王亦驚寤遲明且命畚鍤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有泉流居人飲之蒙活甚衆岐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其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數十罌於城上揚而示之其

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疏勒拜井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又僞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兇悍至後主暉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於朝門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度自是晩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取出一匕首擲於地而泣言曰今日比欲刺殺此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爲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而退王壽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話其事

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

遂以其地降于建于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蜀檮杌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瑯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又天復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蜀鑑天復三年王建出攻秦隴判官韋莊入貢建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維黎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進王建爵蜀王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屯軍夔州王宗本兵至夔州刺史侯矩以夔城降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建復以矩為夔州刺史更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乃弃歸峽屯軍夔州王建自光啟二年丁未據閬州反至天復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有蜀地羣居解頤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蜀人

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
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
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
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
于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
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蜀鑑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朱全忠劫上幸洛陽上遣
閒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至
興平遇汴兵不得進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五月趙康凝
攻夔州康凝鎮荆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
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
端謂之鎖峽王建與鳳翔李茂貞連和合兵討朱全忠
馮涓言於建曰梁唐虎爭勢不兩立若並而為一舉兵
得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之
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
曰善乃與茂貞修好天祐二年王建取金州馮行襲復

取之行襲奏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後數年系宏志又克之

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

五代史天復初李茂貞韓全誨刼遷車駕在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修好于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爲建所有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雒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境有餘韓生所謂入爲扞蔽出爲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爲吾盾鹵耳及梁祖將謀強禪建與諸蕃同謀與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于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凝之失荊襄也弟匡明以其拏奔蜀建因得夔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帝于成都　蜀鑑天祐四年王建稱帝　蜀檮杌四年八月朱全忠弑昭

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僭即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潘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宮殿其署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須分名號以正觀瞻況我肇啟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元之兆式光萬世之基至於廚廄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示維新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九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閤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閤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大閤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

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估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廣閣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贓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當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槽爲飛龍殿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于城外遂穩便處置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啟宮堂爲玉華殿　洛中記異錄蜀王建屬兎於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居帝位乃以兎子上金牀之讖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坐此牀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唵之　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九國志王宗佶豫章人本姓甘氏幼穎利建計徐堂舉於江西獲之獜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爲養子每給事幌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雜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孫州以宗佶爲兵馬留後

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佶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爲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佶侍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勳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騫判官李鋼謀求爲方鎮欲爲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佶憤怨陰養死士出入臥內將圖不軌鄭騫等又教宗佶求爲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爲儲貳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去因叱衛士撲殺之騫鋼並賜死

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稽神錄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道襲爲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畜猫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簷候雨雷電大至化爲龍而去　北夢瑣言唐峰亦閬州人有墳在茂賢草市峰因負販與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與峰一謂曰此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峰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峰亦典郡

其二子道襲官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

五代史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濬之子也濬爲梁祖所忌潛遣人害于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王建僭號以格爲宰相格所生毋當濬之遇害濬匿于民問落髮爲尼流淚于函洛王建聞之濬使入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人以格爲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罪出爲茂州刺史偽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毋匿喪非孝也王衍嗣位後數年復用爲宰相同光未蜀平格至洛陽授太子賓客任圖愛其才奏爲三司副使尋卒于位格有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

王鍇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

九國志周博雅穎州人唐光啟中爲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以川路梗益乃寓止縣谷建至博雅袖策謁建於軍門建素開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席博雅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士疆者恣爲吞噬以强併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臨事能斷僕昨至龍州已爲明公篇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鞍乘龍甸劃棧道懷國壘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

待籍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游我不如果閬地與民之豪楊行遷爲陳田之肘拔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士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爲判官建赴成都爲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今卬南城壁完固粟支數歲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廣朝廷嘉之下詔褒獎乃授韋昭度西川節鉞令與建同討敬瑄割卬蜀黎雅四州爲永平軍節度使建壁臨池與王師戮力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韋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振疆臣掣肘朝廷命令不出閫壹明公當折節爲軍民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

俄請老還左僕射出爲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依追改之　王溪編事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詩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碁琴妙書畫翼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彩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嬭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　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

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翺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之判宰其奏牋歲久轉廳以掌記辟章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聞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一本舊族恩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辨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賚賞其要円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于世　王氏見聞錄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簒於幕中性耿介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鏁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損出院欲擒殺之畧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慚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迴復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一飲社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則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

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謂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北夢瑣言嚴遵美內調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郫與扂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裦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冊贈命給事中寶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錦繡萬花谷後集外史檮杌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簿制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須髯之職注云崔豹古今注羊名鬚髯主簿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北夢瑣言張相國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相一曰與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名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與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謫皆有父風與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

國處分七笞之其僧解率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同至堂前喚興師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玭等百餘人並見信用

五代史補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待臣或諫其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外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　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

北夢瑣言周　韋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厖懦昏鈍率由姘嫗仕僞蜀王氏以事舊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門前出三公周郎蜀相周博雅之子爲王氏駙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導爵里於閭閻

酒肆有哀之者曰獲二三百錢即與其徒飲噉而已咸
嗟歎之　又杜何博士相國駙馬悰之子仕蜀至五轉
無他才自後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趾其官甲請執政
陳敢自述後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
德之前榔韓莊今日通班籍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
鄉妙宗執政慇而慰之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羈旅
三川而多件物每歎求官不遂偏告人曰何不還我羅
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闊皆如此也　王
氏見聞錄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為黃
巾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戍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
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廄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年姜每
入廄見其小過必笞之廄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
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
人對曰許田人因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
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
眷近親皆不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
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
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腳心上有一黑子餘不
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
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撻父

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 避暑錄話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爲第一

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武成元年郊赦文圓蓋方輿萬彙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遵革故之令猷敷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睠命俯狥樂推宗廟告虔孝思既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成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羣祀咸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於在天雷雨須開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辜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蕩之恩用致治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寇以纏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市邱墟生人既失其所天大事須歸於有土遂至蠻夷瀝欵士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絕山陽之號共陳天命

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盜軫臨深之懼每念生民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旻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既奠鴻名布澤行春式均和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為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惟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人挃竊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麴持仗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逾濫身名冒授官爵因圖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寃濫不問有贓無贓不在赦限在降官不問罪輕重並與量移其有情無役蠹事不涉邪者委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便與矜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徵斷者並宜釋罪放歸兼有軍人百姓先因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歸還者亦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擾攪朕自授旗誓衆仗鉞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帥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等道并兩路前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昨卽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知兵馬使以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雖登黎元未泰每于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

行其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闕賦征繇同切於乂安且共貧其贍給自去年八月以後十月以前繼有指揮并蠲逋欠非無惠澤下及烝人尚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內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係累塡賠官中收沒屋舍莊田除已有指揮及有人經管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見在及無處營生者並宜給還𨚫據原額輸納本戶稅賦冬選之人例聞羇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人數不少朕昨纔登寶位更布優恩或擢在班行或委之州縣凡經選畧盡搜羅其間或有謬結前銜妄稱入仕既未辨其眞僞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衡冀分玉石切在精研選士據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托但曾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污告赤圓備考課分明便仰依次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墜告赤無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憑及於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並准例參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蹢濫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以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愼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方可治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

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方允奏陳之命如聞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才政術精詳軍謀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辭華出格或隱山林之迹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材叙用自唐室傾淪梁園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星辰既紊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沉聽頌聲之西起率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克隆基業合重獎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或與一子出身兼勸進官資以旌勛業並當績有處分朕頃事唐臣常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冊書鐘鼎之勲至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國之忱其殁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內言念及此痛憤良深應自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著忠孝者並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錄用又在閬州起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遘疾以淪亡或當鋒而夭枉皆是捐軀爲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遺烈千年而不泯並委中書門下抄錄次第各與追贈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殁又自朕

剖符之始分閫以來剖于委用之心匡贊勳庸之士同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惟思於盡瘁則有故武信節度使張琳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故茂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眉州刺史張勍故漢州刺史王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奉禮蓋獲張全眞張行立韓在田威等並宜追贈朕自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答元功宜尊舊號先主昭烈皇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故備冊儀忠武侯諸葛亮別加美謚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所係水旱是司並宜追贈公侯用酬元既朕爰自統臨入國同心諸蕃部落首領以下宜差使臣各賜詔敕分物宣諭共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蕃客等各賜分物續有敕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非惟勸答於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申保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明黜陟若清廉可獎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並衆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並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不得加一升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固違

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並許百姓
詣闕論訴不計官職高卑並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見
禁囚徒推劾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倘陷
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遏代書既不坐其本
情實慮遺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冤
濫便具奏聞必當外遣推鞫重行懲斷致理之源每先
養老化民之本猶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
節衰老者宜加矜卹孤惸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耆老
年八十以上賜米二石九十以上賜米三石百歲以上
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並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
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
子順孫並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為先
民之威儀禮樂為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
監宜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
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
制敕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
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誘木之設本俟
諍臣匭函所收先覽冤狀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
今以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並須旋具論奏共議改
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

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候績敕處分應飛龍閑廏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掌扇黃鍾典鼓等亦各委所司一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賞駙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敕內有未該恩例及合條事件各仰所司啟請施行開國之初旣勤行於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霸恩雖不恡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麓革者皆宜共守俾從滌蕩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准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賜敕故牒以王宗佶為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為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為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膺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為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

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于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耶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籌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蜀檮杌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闕陳

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溫江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
官又上建詩敍二亂五危七哥爲同僚所嫉送茂州安
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王璺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
臣終不能拳跽輿雞犬同食今雞召還必須再貶於此
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
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
爲皇后宗懿爲太子　杜光庭謝允上尊號表臣某伏
奉恩制俞允宰臣等所上尊號者丹懇上陳皇明下驪
自天有命率土同歡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元鳥誕商赤
符興漢救焚拯溺神資命世之才日角月亢天啟乘時
之瑞懋宏勳而崇睿德功蕊前朝總歷數而廓洪基祇
膺寶運由是三靈改卜萬圜攸歸鄙成湯而周武之君陳
師用鉞笑創魏開隋之圭侮寡凌孤振衣而康濟九圖
凝旒而光臨大寶承耀魂中黃之祚執招拒西白之符
握金鏡而照寰瀛人神交泰撫璇璣而觀海島億兆樂
推故得御端門而嘉氣横軒登圖丘而神兵屆仗謁清
廟而元雲四卷月瑩中宵膺鴻冊而白氣輕飛烟籠廣
砌麟呈沼沚龍躍江壖草樹含文雲霞絢綵金符踴篆
玉璽流光雖讓德於上元已盈編於太史又若天涯地
表右塞南荒列齊貨於明延貢神駒於天廐寶香來於

絕域美玉薦於殊封漢孝武之四隅請弼正朔唐高宗
之諸國顯混車書將復禹封更開堯土百揆時敘六樂
克和信及脉魚思加動植矜通己貴恤獄省刑天無入
牢之星地絕成牛之氣俘因繁頸咸藹鈇鉞之威孽黨
臨詠特有縉錢之錫牲狂肥腯柔盛潔豐敢昭事於神
明致仁賢乎紱覓達誠心於天地發恭恪於郊經感無
不適勤叶喜應不衒奢靡不御纖華無沉涵之遊無忘
灋之惑不尚馳騁靡徇畋漁靜必肅嚴舉惟典禮豐財
和衆禁暴安人大閟以正武威大蒐以示軍賞猷猻百
萬皆蒙輸拔距之豪騄花千羣盡驥子龍孫之駿延獎
忠孝博採器能片善無遺徽功必錄專經稚子激之以
高科靖節幽人縻之以好爵賞勤敦本務稽勸農歲多
栖畝之糧時豐廩寶野有如雲之稼國富家肥四隅無
烽燧之勞百姓有歌謡之樂星芒武將功高而武烈洸
洗嶽秀儒臣業聽而儒風穆穆仲謀之興江表元德
之有坤縟乾美籌功背何彷彿則關河克靜牌析撫
詎都封之玉帛交馳近境之干戈戢哉人歡富壽政治
雍熙文武竦誠願增嶷懿中外慇華夷同辭固迴日
月之光降俞允之詔戴圓履矩猝土普天觀盛禮而
有期仰高穹而増抃臣與道衆等不任踴躍歡呼激切

之至

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頌永昌歷廣都嘉禾合穗

文獻通考蜀王建武二年廣都嘉禾合穗

杜光庭賀天貞軍進嘉禾表臣某伏覩天貞軍留後崔善進射洪縣百姓王友田上嘉禾合穗圖者聖德遐通祥符疊至文武瞻覩中外歡呼臣某謹按瑞圖云嘉禾者美瑞也稔歲精王者德至於土則二苗同秀昔者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成王問周公曰二禾一穗意天下和同乎王命唐叔作嘉禾篇由是九土會同八紘歸化旅獒西貢越雉南求三十世之鴻基七百年之大業耀前映古逾夏掩商今在聖明復彰斯瑞伏惟陛下紹軒皇之聖緒承周帝之洪源應歷數以配天總華夷而類帝惟恭惟儉絕嗜音酣酒之娛乃聖乃神有明目達聰之美宏武德而先懲不軌電掃奸妖播文風而旋撫戎羌雲齊際貴憂勤黎獻軫惻耕農歲致豐穰田無炎沴德通乎地見共秀於三苗應達乎天果異畝而同穎邦聖風興周之瑞表吾君拓土之徵昔則和天地為一同今則包萬方為 統況屬王師蕩伐誓衆弔民雄稜已懾於彼方禎異先呈於近境佇觀拔尅永蕩氛霾開九天日月之光題符周卜合四海生靈之望同比唐禾臣竊仰瑞圖賡歌聖

感願異採詩之錄思陪唐叔之篇謹
課頌聖德嘉禾合穗詩一首陳進

三年八月有龍五
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璧州

蜀檮杌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
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
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顧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
曰陛下雄才大畧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
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慨之諭庖人置藥而
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箋檄皆屬
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
白　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特喬姬生宗
傑姬生宗鼎宗澤宗平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
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
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肆勉
論令出而不肯去言辭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三年六
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
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形托於人上爰念蒸
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
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我赤子
樂於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

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畧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穀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耻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勤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

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 蜀檮杌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錢譜永平元寶前僞蜀王建鑄又通政元寶又天漢元寶又光天元寶

岐王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 鑑戒錄馮涓日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獘羣畜損弓甲衰農桑輕德義興詐僞故損國害人莫先於用兵也方今梁

王朱全忠霸盛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倘一處為雄率天下之衆一舉西來縱諸葛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鑲劍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竊見庭館焉莫若與秦王和親稍稍以麻布茗草結之不傷於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訓兵秣馬因敵料強足可以保天祿於三川固子孫於萬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室家俟更攻之一舉而獲可也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為北路都統宗佑九國志王宗裕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為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　州遷青衣刺史建伐梓潼為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援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皆服其沈厚為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導從不遜成都尹崔隱隱懲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官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斂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僶俛而出再為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攜幼以迎於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緜谷宗裕饋軌貢

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爲武德軍以
宗裕爲節度使宗裕既秉旌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百
兩作鋌鑴記年月每五鋌爲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
曰牛革著物堅韌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
歸衍慰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爲己任築第蜀城中
頗侵損民舍有酤者青陽家不從去宗裕遣人以巨礮
寘其舍中復投以溲穢酤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又
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築池沼樹花木攜
妓縱酒爲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
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凌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
亦笑遽仆於地寢疾不數日卒 名畫錄僞通王宗裕
性多猜忌或於勝變意欲寫貌惡人久見謂常待詔曰
頗不熟視審觀可乎常公但諾之王曰夫人至矣立斯
須而退翌日相貌姿容短長無遺毫髮其敏妙皆此類
也玉局化寫王蜀先主爲使相日眞容後移在龍興觀
天寶院壽昌殿上大聖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眞華亭
張居士眞寶歷寺請塔天王寧
蜀寺都官土地並重允筆見存 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
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兵所

圖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蜀鑑蜀永平元年岐攻興元唐道襲擊却之梁己僭號唐己亡矣今係蜀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王宗侃等與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王宗浩奔興州道襲奔興元先是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䲷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縣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讓二水名南齊梁州記范栢年因出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曰卿州復有此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間明珠曲未詳䲷口䲷谷水口也在今興元府廉水縣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九國志王宗鐬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正建令宗鐬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援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鐬為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

固鎮權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爲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鐬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于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鐬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衍襲僞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又王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爲裨校宗權爲梁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荆州聞郭禹在歸州頗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荆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衆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討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磬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荆帥張瓌求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百人由均房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走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擢子兵寨於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

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已爲其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爲常司空郭尚書令寨柵危急緡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爲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爲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到死禹聞之大驚駭爲給棺殯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泝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爲討掃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爲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踘乃曰萬州必背我勻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遲明其衆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令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緜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爲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郎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圍西縣宗播爲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置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礮擊之岐軍大敗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爲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崇封臨潁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

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蜀檮杌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州士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宇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書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蜀檮杌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緞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

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已齊名有西嶽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於田令孜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於　田貫休堯銘舜頌堯銘曰金冊昭昭列聖孤標仲尼有言巍巍帝堯承天眷命罔厥矜驕四德炎炎皆蓂不揭永孚于休垂衣飄飄吾皇則之小心翼翼秉陽亭毒不遑暇食土階苕綠茅茨雪滴君既天賦相亦天錫德輶不金鏡以聖繼聖談高將將太宗兵柄吾王則之日新德盛朽索六馬罔墜厥命熙熙蓼蕭塊潤風調舞擊干羽囿入芻蕘既玉其葉亦金其枝葉葉枝枝百王允贊享國如堯不疑不疑舜頌曰高高歷山有黍有粟皇皇大舜合堯元德五典克從四門伊穆大道將行天下爲公臨下有赫選賢用能吾皇則之無斁無逸穆厥品彙光光得一千幅臨頂十在隨蹕大哉大同爲光爲龍吾王則之聖謀隆隆納隍孜孜孜孜切切六宗是禋五瑞斯列排麟環鳳披香立雪四方納賮九圍有截昔救世師降生竺乾壽春亦然萬年萬年

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王氏見聞錄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率多輕薄梁祖使聘於蜀時岐陽雎毗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路

出金州　人全宗朝爲帥封至州宗朝致筵於公署封素輕其山川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笏索令曰麥秀兩岐伶人相顧愕然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又曰麥秀兩岐復無以措手主人恥而復惡杖其樂將停盞移時遂巡盞在手又曰麥秀兩岐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乎金人大以爲恥炎至漢中伶人已知金州事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岐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日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己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泊封至蜀置設弄三軍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褸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悽楚及其貧苦之意不喜人聞封面之而如土色卒無一詞慚恨而返及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岐字蜀人嗤之

推建爲兄

梁太祖致蜀主書夫唐虞致治遜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况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啟王霸之宏基爲子孫之大

計成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權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隔之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間謀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翠情拯四方之積患受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分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華夏俱活生靈藏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退慰瘡痍恩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道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梟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諧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淬書題之具悉事機良多之歎沃兮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塤篪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聽佇好音言不盡意別幅云馬一十匹計紅耳叱撥馬一匹金玉鬧裝四垂鞍轡一副紫叱撥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白騌馬一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烏叱撥馬一匹金鍍龍鳳五垂銀鞍轡一副烏叱撥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白騌

馬一匹金鍍銀閙裝鞍轡一副青叱撥馬一匹裹花五
垂銀鞍轡一副青叱撥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副
騮叱撥馬一匹金鍍閙裝五垂銀鞍轡一副紅耳叱撥
馬一匹金鍍五垂閙裝銀鞍轡一副又玉犀腰帶雜物
等計黃排方瑰琳腰帶一條頭尾順鈌十二事通牡丹
犀排方腰帶一條頭尾順鈌十二事金香一十觔麝香
五十劑犀一株琥珀二百觔金稜琉璃
碗十隻銀稜秘色鈔鑼二面金花銀裝厨子一對金花
渾銀裹龍鳳儀注槍四條金花銀裹龍鳳儀注槍四十
條金銅甲二副并注副膞兜鍪全又藥物十三味計茯苓
一十觔茯神一十觔酸棗仁五十觔玉鹽五觔新羅人
參一十觔牛膝一十觔枳殼一十觔五味子五觔赤箭
一十觔鹿茸十對顆棗一千枚羚羊角五對牛黄一
百銖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
助於熏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玩光涵星斗藥有君臣願
申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縟禮粗達深衷特希
檢留下幸甚謹白　蜀主回書大略致書於大梁皇
帝閤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
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illegible]橫流
泛濫於八方衰纍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illegible][illegible]土

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旣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建忝同
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
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於
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
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
度維貞竟無意於興邦止施仁而濟物以此內量分限
不任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
民叶議八國來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交通之說且東
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
恃强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
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於一隅
避亂會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河之氣象猶存
永言梁蜀之歡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
降佳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
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遠被于子孫暢遂咸敷於朝
野今則盡焦勞而勵己用勤儉以帥賢常聽偃草之風
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聯鑣六
龍並駕稱德會參于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覩戀主
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
琛奇鋒利逾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慚於未

識捧持方喜於初覲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跂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緘章不候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雁忻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署陳所志幸望開覽又謝信物等曰右件鞍馬及腰帶甲胄槍劒麝臍琥珀玳瑁金稜椀越瓷器併物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雕鞍摵玉堅甲鏤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幹劒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祕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易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並由惠好顧酬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慚祇受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懽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劒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一

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璧
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
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
什邡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
更曰元膺蜀檮杌二年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錄異記王蜀永平二年得北印山章宏道所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爲漢州馬步使趙宏約絺搆觀宇洎創天尊殿元膺爲人猳喙齲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
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
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
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王建

誠太子文吾提三尺劍化家爲國親決庶獄人無枉濫恭儉畏愼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言傷物故百官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祿祿富貴不知創業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讖勿驕勿矜勿盈勿忌惟敬惟誠惟謙惟和內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群臣恩信愛士卒刑罰人之命也無狗愛憎奸邪國之賊也無信讒搆絕畋游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保我社稷君我民臣吾蚤暮戒朂恐汝遺忘當置於几案出入觀省

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蜀檮杌光庭字賓至京兆杜陵人方子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爲尸解有文千卷餘皆本無爲之旨　清異錄左宮枕青于爲之體方平長可寢二人冬溫夏凉醉者破醒夢者遊仙云是左宮王夫人左宮以授杜光庭光庭進之蜀主與皇明帳爲蟖宮二寶　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迴詔潘尊師使於兩

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職塗説一時之後即有之至於掌敎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唐襲建之變也元膺易之屢譖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敎之耳 九國志王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爲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爲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爲拱宸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

招討制置使宗翰好畜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
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妖饒宗翰殺
史氏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
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辨通政初授通義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爲之佐令規正焉宗
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
建略地秦隴以宗翰爲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
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爲不法堯嗣多諫止之及爲招
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
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
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既而堂宇藩溷
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急數日卒　明日元膺白建
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
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
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
襲召兵以爲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

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于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通鑑考異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戌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使王承燧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披甲索馬過王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爲衛兵所殺蜀檮杌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甲以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王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汚辱衣冠士女　北夢瑣言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巂州張生所養之蛇因

而祠之時人謂爲張惡子甚神其靈僞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凶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矣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五國故事僞蜀先主建初以唐朝之命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長子元膺謀作亂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後主又建立衍爲嗣鑄銅鐘於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爲立太子故也令其洪遠是必東京將來之慶才及八日其鐘隕地龍首摧落建知不懌衍果八年而亡

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荊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蜀鑑蜀王建永平四年荊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

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　九國志王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辨好琴棋篇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一奏署懷州節度使以所部鎮滬江原縣嘗于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鑑屢命工人瑩之了無所覩一著巾奩中有日矣至是忽覽之光采煥發因見市舍中一小兒青衣丱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怛之不懼因曰我以鐵鏡來耳公不見還神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荆南高季昌畧地三峽建以宗壽爲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鏁斷夷陵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敗荆人季昌弃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鍊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爲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爲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郃受賕鬻獄宗壽捕鞫得其實郃以重貨求救於大閹爲解宗壽不聽竟弃郃市建討鳳翔以宗壽爲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衍襲位宗壽請閑久之衍耽酒色時宣華苑初成數爲長夜飲宗

壽在坐諫衍請以社稷爲念少近桮酌因感激流涕伏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酒悲無恠也乃大爲諧謔而罷後起爲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況爾賊乎遽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時衍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謁衍衍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即位詣闕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表請葬衍許之初衍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藁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斂縞素徒步親自營護偕葬於三趙村聞者義之明年授淄川刺史卒　王谿編事又前蜀嘉王頃爲親王鎮使理廨署得一鐵鏡下有篆書十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弄刀鎗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照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擘破肚內鏡于肚中足不着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䟽侻世爪㠯巿所詨鼂叏乆卂䭾　又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

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正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箸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爲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術恐其别有所長勉强而見庭預遽出金火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眞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略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 九國志王宗範本姓章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爲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爲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夔王加太子少師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爲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崍關至潘倉大破蠻衆斬其首領趙嵯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洛至長安張籛爲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籛請復姓爲犧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葬衍師範來

弔贈宗壽不與齒後爲雍州行軍司馬卒　北夢瑣言西川自唐劉闢搆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叩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牆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懦弱如此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鋭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又卭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貺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卽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問潛稟於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致乖方卽敎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賴之亦要姑息蠻蜑憑淩若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卭崍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爲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英斷也昔曰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

天梵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縶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交箋文字蓋嘗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其非奸細乎

麟見昌州蜀檮杌四年二月以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於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疑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變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綵珠之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五年起壽昌殿于龍興宮畫建像于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王氏見聞錄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

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燋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頭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提臂而出之視之衣裙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爇之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　王堂閒話王蜀將王宗儔師南衆日聚糧屯師日興工役鑿山刊木畧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釋氏軍中皆右執凶器左乘佛書誦習之聲混於刁斗時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於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來乘與跨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松柏之上如是之報甚頻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感應令乞蠲兵事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宗儔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於行伍之問達理於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貔貅何

太猛利大願難阻眞誠可嘉准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監截一足訖送眞元寺收管酒掃焚修比欲婚妄免其役及臨斷足時則怖懼益切於是遷延十餘日哀號宛轉避其鋒鋩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焉 取

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是以其族來 蜀檮杌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改元通正時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黄帝元珠沈江而死化爲此神郎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 蜀檮杌通正元年蜀攻岐圍鳳翔王宗綰舉軍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李繼岌弃隴州奔于蜀軍蜀軍進攻隴州會大雪蜀主召軍還故關在隴州隴安縣 杜光庭賀收隴州表臣某伏覩北面軍前隴州節度使桑簡以手下兵士及城池歸降收復隴州者睿算遐宣元勳効節纔申薄伐已復雄城伏惟陛下聖邁黃軒威超周武運神機于掌內動有成功料勁敵於彀中舉無遺策自岐郊負義關外踈盟深孤敦好之儀

遽絕睦隣之分擁豺狼之一旅恃疆士於三州巢折葦
以偷安坐積薪而稱固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所以義士
肝衡謀臣扼腕皆期殄掃遂舉戈矛六軍奮躍以爭先
八校喑嗚而致勇蹴土佇摧於吳岳飲馬將竭於渭流
桑簡以智合變通心明一向背倒戈銜璧效命投誠獻千
里之山河不施寸刃復一方之戶口無損秋毫便迴毫
社之鋒自收商受之衆想同中之路絕退且無歸顧瀟
上之讐深竄將奚適料其元醜郎見梟擒看逋於八水
三山永絕於九州四海俱頌舜歷盡入
禹封臣獲奉昌期累覩大捷無任云云 八月起文思殿
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
錫爲文思殿大學士 王鍇請興文教奏記伏以義王演
卦神農造書陶唐克讓是昌禮樂
有虞濬哲乃正璇璣禹湯文武功齊天下故能卜世延
遠亟裕無窮迨乎六國諸侯力攻秦滅墳典以愚黔首
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尊文蕭何入
關惟收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然興崇禮義
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書鳳紀墳謚
於未央玉版金繩充牣于祕府班固曰周稱成康漢稱

文景宣莪武宣之世乃從禮官開金馬石渠之署以議
典禮樂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間作於世或
紓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成之世奏御
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負古罕比世祖承喪亂之
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人明以率下
兵革既息寰海乂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碩羣臣每有
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講論經義夜
分乃寐不以爲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墨朝誦夜講
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常于白虎殿
會集羣儒推衍乾坤考合陰陽上中聖人下述品物參
于傳記內別六經若拔浮雲而覩白日設華鐙而入闇
室詔元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
羣書特好兵法鈔畧書史名曰節要又注孫子十三篇
尤好篇詠動爲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淹通古今貫穿
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釋卷晉宣博
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百揆萬機之暇未
嘗廢卷梁文之間咸盡儒術宋高祖雖達大度涉獵典
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廣覽經史雅善隸書每誡
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寬厚喈學好
文曾無喜慍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老成人得與

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博多聞有文武之略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爲皴裂諸子悉有文藝聚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絕東閣聚書十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倜儻雄傑過人窮究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興動端雅後魏道武立臺省興儒學五經名置博士講問如市塾序成林北齊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齊所得裁至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之後牛宏分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爲三品除祕書所掌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一區宇劃革暴隋六合宅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睿聖文天賁英武嘗在藩邸令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爲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集經史及居帝位隨才擢用於是宏文館皆置學士元宗開元五年于乾元殿置修書使召學士張說等讌於集仙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麗正殿名集賢其修書使爲集賢殿學士自是圖籍不獨祕書省宏文崇文館皆有之集賢所寫則御書也分爲四部一曰甲爲經二曰乙爲史三曰丙爲子四曰丁爲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

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青牙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爲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來咸有祖述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畧舉帝王故事及祕書之職幸冀垂覽焉

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蜀檮杌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錄二十卷青宮裁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敘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殺劉知俊鑑戒錄遂迎駙馬及降無敵王劉知俊并戰將郭守遷郭守存聶璜孫禮陳彥詞毛昌業邵雲等五十餘員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戶六萬悉歸於

蜀

冊府元龜劉知俊自岐奔蜀建厚禮之任爲上將令擊茂貞復收興鳳二州茂貞登陴自守知俊修兵攻其屬郡茂貞之秦隴階涇皆陷于蜀

王氏見聞錄竹貓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貍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類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閾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有並謡日貓貓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謡日黑牛無繫絆櫻繩一時斷僞蜀先主聞之懼日黑牛者劉之小字櫻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爲名櫻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爲子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日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貓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於蜀江之應

杜光庭賀誅劉知俊表臣某伏覩冊制劉知俊以兇横暴常己誅戮訖者罪惡貫盈人神共憤允符聖斷克正嚴誅臣某誠抃誠快頓首頓首伏惟劉

知俊性惟兇狡器本凡庸有狼貪苟且之心無報德懷恩之志性頑因危迫歸我天朝顯敷雨露之慈旋受節麾之寄委之非次待以不疑更隆推轂之恩特付專征之任而咆哮自恣殘忍爲懷屠害黎元罔遵刑憲墮大國撫柔之旨孤聖朝弔伐之仁既負鴻慈難逃顯戮伏惟陛下恩隆天地仁冠堯湯體至道以好生布春和而煦物夷蠻戎狄皆知慈育之深日月星辰共鑒包荒之廣而知俊獨違聖造肆用淫刑致遐徼之未通阻四方之向化今則雷霆震令斧鉞興誅使普天率土之人無荷去惡除兇之德克昌祚歷永福生靈臣某獲覩宸威無任歡躍快忭之至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蜀檮杌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於南郊翌日祀地祇於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丸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風拔木幕帷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嗥於寢室鵂鶹鳴於帳中鵜鶘集于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

兢業業懼不負荷幸託天地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
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幾之大不免勤
勞於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
不當立卿等固請於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爲
儲貳勉力輔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
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愼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
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
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
高祖葬永陵 五國故事建在位十有二年急於督
責雖倉庫充積而聚斂不已末年苦於痢疾痛楚尤劇
但坐錦囊而己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於牀
前訴我曰重賦厚斂以致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
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 北
夢瑣言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
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謂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
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
陶仙觀授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
其姓而恬其名誠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
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
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

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觔八兩果七十二而
崩四觔八兩即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七
十二而殞又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
開白花又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　花錄
異記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
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
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
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慨其過而已問其齒則
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日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
出耳後烏兎交馳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
南望嘉州曰犍爲之地何其炎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
使至嘉州市肆已爲瓦礫矣後堅辭歸山泣留不住問
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壁問見題處曰莫教牽動青
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蟄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
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
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並爲煨燼矣乃知太
歲乙亥是爲青猪炎燹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
建殂方知寅爲蟄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
蟄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　羣居解頤偽蜀王先主
晏駕前來大禿鶖鳥遊於摩訶池上顧負時爲上臣直

于內禁遂潛吟二十八字詩曰昔日曾聞瑞應圖萬般
徵意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 名
畫錄高道興者成都人也工雜畫觸類皆長尤善佛像
高僧光化年昭宗敕許王蜀先主置生祠命道興趙德
齊同畫西平王儀仗車輅旌旗禮服法物朝眞殿上皇
姑帝戚后妃女樂百堵己來援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
及先主殂逝再命道輿與德齊畫陵廟鬼神人馬兵甲
公主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今大聖慈寺中兩廊下
高僧六十餘軀華嚴閣東畔丈六天花瑞像並見存
又德齊者溫奇子也乾寧初王蜀先主府城精舍不嚴
禪室未廣遂於大聖慈寺大殿東廡起三學延祥之院
請德齊於正門西畔畫南北二方天王兩堵院門舊有
盧楞伽畫行道高僧三堵六身穎德齊遷移至今獲在
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敕置生祠命德齊輿高道輿
同手畫西平王儀仗旗纛旌麾車輅法物及朝眞殿上
皇姑帝戚后妃嬪御百堵己來援翰林待詔賜紫金魚
袋蜀光天元年戊寅歲蜀先主殂逝再命德齊輿道輿
畫陵廟鬼神人馬及車輅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大
聖慈寺竹溪院釋伽十弟子并十六大羅漢崇福禪院
帝釋及羅漢崇眞禪院帝釋梵王及羅漢文殊普賢皆

德齊筆見存　議者以德齊三代居蜀一時名振克紹祖業榮耀何多　蜀鑑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先成才走卒也王建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宜所就之秩劣也　又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敘華陽國志也其言曰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游塵野馬同沒於邱原者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先成彭州一軍士而致堂胡氏拳拳予而進之也如此蜀之人才遺逸之久如汲公之言眞可惜也　又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質乘陳敬瑄田令孜斗筲竊位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楊晟顧彥暉獨擅其鋒以死拒之然晟蓋敬瑄之黨而彥暉亦欲爲建者非果忠於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蹀血數年乃已其禍也亦慘矣二州之人尸而視之不亦異乎

蜀檮杌黃松予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命之徒擁袂誓衆於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此時乃與晉暉輩擁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

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爲之耶遂乃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壁遷利遂舉兵據關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推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恥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俛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當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

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開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支戾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五代史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天漢又改元光天在位十二年年七十二子衍嗣蜀檮杌光天元年蜀主建殂子衍嗣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上